

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（代序）

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，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依小篆字形以解說字形、字義乃至字音的工具書，是考釋古文字的重要橋樑，同時也是理解今文字的重要利器。除了字形之外，辨識文字的本義、引申義，乃至假借義等等，此書更佔有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，而此莫不歸功於書中所收的小篆字形及字義、字形解析。

研究我國傳統文字，大多由《說文解字》著手，特別是各大學中文系所開設的《文字學》為然。現在從事國語文教職的人，也都是立基於此，以求了解文字的本義及其相關概念。

現今所使用的中文字，約莫有八萬字之普，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，除要知道文字的種種基本常識外，如何快速地概略認得這些字，則是重點所在。東漢許慎耗費二十二年（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〔西元一〇〇〕，至安帝建光元年〔西元一二一〕）的工夫，以小篆字形為基礎，據形繫聯，歸納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在五百四十個部首之中。這五百四十個部首，除是認識古代文字的捷徑外，更是我們認識現今文字的重要

利器。

為什麼說這五百四十個部首是認識現今文字的利器呢？我國文字，是由圖畫慢慢演化為帶線條符號的圖畫文字，由此再演進為線條符號的「文」及「字」。所以由字形便可約略推求得知字義，因此稱我國文字為形意文字，這和西方以音示義的拼音文字有很大的不同。就因我國文字有這特色，所以只要認得這些文字的組成部件，便可以快捷地探知由這些部件所組構的文字意涵。如「餽」，假設今天不認識此字，但我們要我們明瞭五百四十個部首中的「食」和「鬼」的意思，便可以約略推求得到「餽」字的意涵。查檢《說文解字》，解說「食」字作：「食，亼米也。凡食之屬皆从食。」又解說「鬼」字作：「鬼，人所歸為鬼。凡鬼之屬皆从鬼。」（經韻樓版，下同）。既然知道「食」為亼米，而鬼為人所歸（即人死後的歸處，意即死之意），如此由「食」、「鬼」所構結的「餽」字，便可略推求得是「鬼吃米（食物）」或「用米（食物）給鬼吃」，自付生活經驗中，只有「祭祀」的時候才有這種情況出現。因此便可略推得知「餽」是「祭祀」的意思！查檢《說文解字》所載「餽」字，它說：「餽，吳人謂祭曰餽，从食从鬼，鬼亦聲。」所記載的意思，正和上面所推論的相同。所以只要明瞭《說文解字》五百四十個部首的意涵，便可以快速掌握由這些部首

所結構而成，或孳乳而生的字的意涵。換句話說，只要認識這五百四十個部首，便間接認識現今所使用的數萬個中文字。清胡繩玉說：「明六書之理，識五百四十部首，自不難盡識數萬之字。」所說就是這個道理。今天說解此理，以及明列五百四十部首，用意也就在這裡。

回溯先秦，當時很多典籍多用篆籀古文書寫，加以各國字體不一。秦漢以後，楷隸行草紛紛出現，並成為日常習用的文字，反而把篆籀古文看作是奇怪的文字，東漢時更用當時流行的字體來說文字，諸如「馬頭人為長」、「人持十為斗」之類，這般說解文字的方式，已離開文字的本義非常的遙遠！許慎見此現象，於是博取篆籀古文的字體，以小篆為基礎，因形見義，分別部居，據形繫聯，作《說文解字》，使讀者往上可以依此追溯造字的根源，往下可以釐析楷隸行草的演變。今天在這本小書中標列空白長方格，是依篆字縱勢（長體）字形而設，是為方便讀者練習書寫小篆。

練習書寫小篆的原因，主要在於小篆去古不遠，加以大量保存的緣故。就因小篆有這些優勢，所以由小篆字形推知字義，自然是較以現今的楷書來求得更加的便捷與可靠，這也是許慎用小篆為析形釋義主體的原因。舉例來說，假設我們不知道五百四十部中的「它」是什麼意思，但一見「它」的小篆作「𧈧」，便可意知「它」

像一條眼鏡蛇。查檢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它，虫也，从虫而長，象冤曲叅尾形，上古艸尻患它，故相問無它乎。凡它之屬皆从它。」意思正與字形推測相同，這是象形的例子。

再如「八」字，小篆作「𠄎」，由這抽象的線條，約略可知有兩樣東西相背，進而可以推知是「分開」的意思。查檢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八，別也，象分別相背之形。凡八之屬皆从八。」意思正與字形推測相同，這是指事的例子。

再如「公」字，假設今天不知道「公」是什麼意思，但我們知道這個字是由「八」與「厶」組成，我們只要知道五百四十部中「八」及「厶」的意思，便可略推出「公」的意涵。查檢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厶，姦邪也。韓非曰：『倉頡作字，自營為厶』。凡厶之屬皆从厶。」由上面所引，知道「八」有分開的意思，而「厶」為自營、自私，如此由「八」、「厶」所構結的「公」字，便可略推得「分開自私」或「把自私分開」，如此就是「公平」的意思了。查檢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公，平分也。」意思正與字形推測相同，這是會意的例子。

再如前面所舉的「醜」字，便是會意兼聲的例子。由此加以推闡，知道單音詞「公」的意思，進而便可推知「公平」、「公正」等複音詞的組合意。但這種推求方

法也有它的侷限，譬如形聲字，便不可用這種方式去看待。如「江」，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江，江水，出蜀湔氐，徼外崤山入海，从水工聲。」「江」是該條河流的名稱。若是由「水」與「工」的意思去組成，那麼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水，準也，北方之行，象眾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氣也。凡水之屬皆从水。」又說：「工，巧飾也，象人有規榘，與巫同意。凡工之屬皆从工。」所以由「水」、「工」的意思便組合出「有巧飾之水」，如此來解釋「江」字就錯了！所以只要是形聲字便不可以如此推敲！雖如此，但仍可由其部首「水」，得知此字與「水」或「河流」有關。由上所述，可知熟習小篆，與認知五百四十個部首的本義同等重要，實在是不可輕忽。

熟習小篆的另一個用意，是藉著小篆可以推知現今楷書的標準寫法。小篆隸變而為隸書，隸書正而為楷書。篆書多用圓筆，不易書寫，相傳下杜人程邈在獄中加以整理簡化，易圓為方，以便徒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，而宋《宣和書譜》記載：「漢建初有王次仲者，始以隸字作楷法，所謂楷法，即今之正書是也，人既使之，世遂行焉。」由此知楷書是承小篆一脈而來。所以由小篆的部件及結體，按照它的組構，可以知道楷書的標準字體。如現今有「別」、「別」兩個字，究竟哪一個才是標準字呢？遽然看見這兩個字，實在很難分辨，但查考此字小篆作「𠄎」，从刀組構。

𠃉，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𠃉，剔人肉，置其骨也，象形。」既是骨頭，那麼𠃉字中間一橫自當以不凸出去為佳，除非是長骨刺，因此現今的「別」、「剔」二形，左部件下方不應从「力」，因此知道作「別」為是。又因此字之本義為用刀去除骨上之肉，因此引伸之有「分解」、「分離」、「分開」的意思。再如現今有「角」、「角」兩字，查考此字小篆作「𠃉」，中間象犄角之紋理，所以作「角」為是；作「角」，下部訛變成「用」就錯了。所以熟習小篆，可在正俗字或異體字間，求得標準字體，在學習楷書或教學識字上，有著非常大的助益。除此之外，小篆字形方長挺秀，結體謹嚴，筆劃勻稱，線條圓潤自然。在當時除作為公文用字外，秦漢間也多有用在刻製璽印的，於是衍生出篆刻藝術。所以練習小篆的書寫，除在識字教學有所幫助外，在篆刻、書法藝術的創作及鑑賞上，也具有相當的功效！

小篆，因歷經數千年的演變，所以同字異體的情況很多。而清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（經韻樓臧版）對歷來《說文解字》所收字的字義及小篆多所校正，是目前所見較佳的本子，所以這兒就以它為基礎，以做為讀者練習小篆、尋義及認字的資料。練習時，不妨加以句讀，並翻檢段《注》，檢求它的反切。如此析形、釋義、知音，形、音、義相融而一，印象必更加深刻且當有更大的效益。

現今的中文文字，約莫有八萬字之普，要一個字一個字的認識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但我們只要認識《說文解字》中的五百四十個部首字形及字義，便可快捷地認識或間接地推知陌生字的可能意涵及字音，這是一個「以簡御繁」認識文字的捷徑。為了方便讀者翻檢、閱覽及練習，因此筆者便將這五百四十部首獨立為一冊，只要認識這五百四十個部首，未來我們都可以更精準地辨識及使用文字，同時也可為這具有骨肉筋血的活化石（文字），盡一份傳播的心力。

陳茂仁 謹序於朴子寓所

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八月八日